



承古识今

记者 王心怡

对吴泽军的认识，要追溯到2016年一场在日本的展览。

“丝路之旅”吴泽军矿彩作品日本巡展共展出了他的矿彩作品50件，为日本观众奉献了一场展现丝绸之路灿烂文化的艺术盛宴。展览不仅受到日本艺术界及观众的欢迎，也得到了日本社会各界名流的支持与关注——日本前任首相鸠山由纪夫、村山富市分别为他的画展题写名称。

但其实，他还是宁波三中的美术教师。在象牙塔的一隅天地里，一边创作，一边教书育人，吴泽军的日子过得比其他画家要纯粹地多，不用过多地去考虑别人买不买他的作品，自然有更沉淀的心境去创作。

矿彩入画

与其说吴泽军的作品是一幅画，倒不如形容为工艺美术作品更为恰当些。

细看他创作作品的材料，你大抵能明了我为什么这么说了。他的案台上，多的是剪刀、镊子、刮刀、吸管、矿石、金属丝等材料，媒介是我们并不常见的木板织物，从研磨色料、焊接胶贴，到丝线盘编、辅砂填料，靠的都是他的一双“巧手”。

但吴泽军早年学的一直是写意为主的中国画。

70年代，吴泽军出生在湖南常德的一个普通人家，会拿笔纸的时候，他已经开始描描画画了，但多是临摹，画墙上张贴的年画，也画小人书上的连环画，“零花钱都用来买小人书了。”

邻居家人一瞅他临摹的画就是好几个年头，都说画的越来越像了，但他明白这仅仅是小打小闹，于是，他起早贪黑地画，甚至整宿整宿地画，画进了湖南师范大学——当时，整个湖南省有且仅有这么一所开设了美术系的本科院校。头两年，水墨、水粉、水彩什么都画，后两年，他为自己选择了“中国画”这个分支。

1995年，他从学校毕业后，展览、会议跑得多了，见识也广了，艺术的内涵逐渐变得更加宽泛，表现形式也更为多样，矿彩入画正是在那时候进入了他的生命。

矿彩画，也叫岩彩画，即用多种天然矿石的粉沙作画。他发现天然矿物颜料这种特殊材质因为具有颗粒状结晶体，用于绘画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，作品往往呈现出粗犷、古朴的原始之美和凝重、沧桑的历史感。

矿物颜料在我国有着古老的历史，它的发展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美术史。《考工记》中记载：“天有时，地有气，材有美，工有巧，合此四者可以为良。”这是良好造物的审美标准，其中，“材美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，从与其他画中的横向对比中，材质正是矿物色彩的精神所在。

传统观念里，土是厚的，石是坚的，矿物色的物理特性使它在视觉效果上就具有“厚”和“坚”的特点，同时，它又色彩种类丰富，色泽鲜艳晶莹。一方面，把中国写意的理念和矿彩结合时，就会出现强烈的视觉冲击感，另一方面，矿彩画注重肌理与造型的对比，强调的是对比与和谐的“痕迹美”。

由于矿物色都是颗粒状晶体，吴泽军在创作时，折光色和亚光色、透光色和不透色、粗颗粒颜色都会被组合，另外，不同的角度和强度及不同的光线，都会使画面产生奇特的变化。往往运用矿物色创作的作品都具有很强的张力，能历经岁月沧桑，不变色脱落。

传承古今

“矿彩入画，可以表达此前想表达但却难以表达的意境。”

比如，吴泽军曾多次出入敦煌、云冈、龙门石窟，以佛教造像为主题，用矿彩画表现了佛教文化题材的深刻和厚重。在宁波三中的画室中，就高挂着几幅佛教造像作品，你站在这些作品前，能轻易地感受到时光的洗礼。

这其实，也是吴泽军的刻意为之和匠心独运。他没有去修复、还原唐代壁画的色泽，而是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我们如今在看壁画时肉眼所及的不完整，矿石的肌理更加增添了一丝年代的厚重。他觉得，时间是最好的艺术家，它留下的斑驳和破损都应该被尊重。

吴泽军喜欢收藏，但他只收藏几样东西，欧洲的银器首饰、珐琅工艺品和日本的茶道器皿。对他来说，“淘”到这几百年前的东西是一种追本溯源，反过来更好地借鉴到当下的创作中。

矿彩如此，掐丝珐琅亦如是。

将金银或其他金属细丝，按照墨样花纹的弯曲转折，掐成图案，粘焊在器物上，称为掐丝，这种技法却中国古代就有。汉唐时期，中国宫廷贵族用金银丝掐制成巧夺天工的饰物，再点缀了珠宝翠玉，到了宋元明清年间，掐丝手艺仍代代传承不衰。

而珐琅，又称“佛朗”、“法蓝”，当时东罗马帝国和西亚地中海沿岸诸地都有制造，后传入唐宋宫廷历代衍传，最后这种技艺在明代景泰年间达到巅峰，也就是后人称谓的“景泰蓝”。

“景泰蓝”这个称谓最先见于清宫造办处档案。清6年（1728）《各作成做活计清档》记载：“五月初五日，据圆明园来贴内称，本月四日，怡亲王郎中海望呈进活计内，奉旨：……珐琅葫芦式马褂瓶花纹群仙祝寿，花篮春盛亦俗气。珐琅海棠式盆再小，孔雀翎不好，另做。其仿景泰蓝珐琅瓶花不好。钦此。”这一记载，把仿景泰蓝时期的珐琅制品称作“景泰蓝珐琅”，这是所见“景泰蓝”称谓的最早文字记录。

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原本这种以金属为胎填敷珐琅釉料烧制而成的舶来品，在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艺术土壤上，很快就融汇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风格，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。

但如果只是原样复制，那只能称为“工匠”。吴泽军坦言，他想做的是用传统的技艺创造出符合现代人审美和需求的东西，“只有这样，这门技艺才能被发展传承下去，而不是淹没在时代变革的洪流中。”